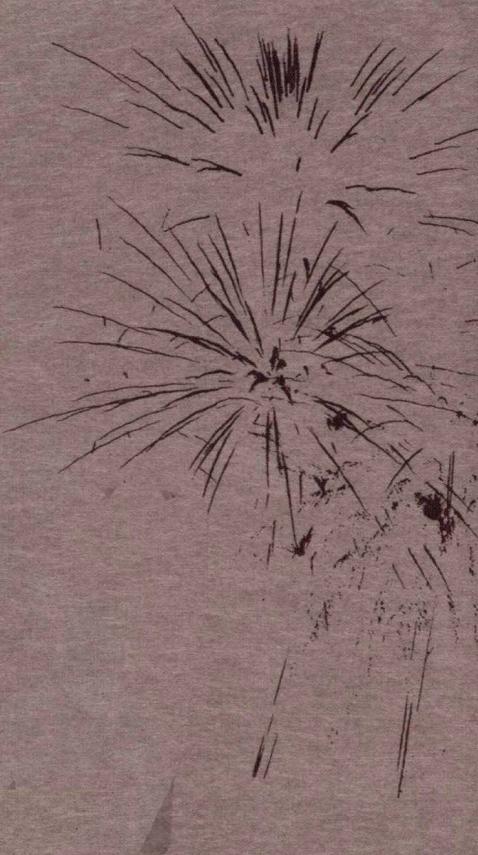


范莉 史宝辉 李芝 施兵 /著

*S*tudies in Linguistic Theory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语言理论与  
语言习得论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范莉 史宝辉 李芝 施兵／著

*S*tudies in Linguistic Theory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语言理论与  
语言习得论集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理论与语言习得论集 / 范莉等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1  
ISBN 978 - 7 - 5097 - 2541 - 2

I. ①语… II. ①范… III. ①语言理论 – 文集  
IV. ①H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1583 号

## 语言理论与语言习得论集

著 者 / 范莉 史宝辉 李芝 施兵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 任 部 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004

责 任 编 辑 / 刘 娟 刘如岚

电 子 信 箱 / bianyibu@ ssap. cn

责 任 校 对 / 孔 勇

项 目 统 筹 / 祝得彬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1.6

版 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 157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541 - 2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作者简介

**范 莉** 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翻译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1995 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2001 年获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硕士学位，2005 年获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2008 ~ 2009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语义学、句法学和语言习得。曾出版专著 1 部，在《现代外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论文曾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此外，曾在境内外重要语言学会议上宣读过多篇论文。

**史宝辉** 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翻译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学科负责人。1983 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英语专业，1988 年获英国艾塞克斯大学（Essex University）语言学专业硕士学位，2004 年获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广泛，涉及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社

会语言学、英语教学理论、翻译理论与实践等，主持多项教学科研项目，发表论文 40 多篇，主编、参编著作、教材 20 余部，译著多部。

**李 芝**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生导师。2000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西方语言文化系英语专业，2003 年获湖南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2011 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曾主持和参与 6 项教学科研项目，发表论文 8 篇，参与出版著作 1 部，教材 4 部。

**施 兵**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讲师。1997 年获南京师范大学成人高教学士学位，2004 年获广西大学硕士学位，2009 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教学语法、对比语言学。发表论文 6 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 1 项。

# 前言 理论研究与习得研究的 “分”与“合”

## 第一节 语言理论与语言习得的结合是 语言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

回眸历史，1900 ~ 1960 年间语言学舞台上的主角是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与语言习得研究处于基本分离的状态。在 20 世纪初至 40 年代，有些语言学家（如 Ronjat, 1913; Leopold, 1939 ~ 1949）主要以笔记方式记录了儿童语言的发展个案；20 世纪 40 ~ 60 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行为主义心理学试图运用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等方法来研究语言学习。然而，这些努力从研究方法、样本数量、解释视角等方面都决定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理论远远不能影响习得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是语言理论开始逐渐影响语言习得研究

的标志性时期。语言学的发展日趋呈现跨学科的特点，理论研究打破了单纯从语言内部来内省的研究模式，观察视角提升到了语言与心智互动的层面，寻求理论假设的心理现实性成为理论研究的终极目标。语言的“柏拉图问题”是语言科学研究始终要回答的核心问题。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开启语言与心智交界处的神秘之门，只能走语言理论与语言习得相互结合的道路。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相继萌芽和成长的生成语法、功能语法与认知语法逐渐从众多学说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前语言学理论的主流。作为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排头兵”，这三个理论模式都清楚地阐述了语言观与语言习得观，努力建立本体理论与习得理论互动的模式。

## 第二节 生成语法与语言习得的结合

### 一 生成语法的语言观与语言习得观

以 Chomsky (1957, 1965, 1972, 1975, 1981, 1986, 1995, 2000, 2002, 2004) 为领袖的生成语法摒弃了行为主义的“白板说”，认为语言是天赋的；人类大脑先天就具有特有的语言获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它是语言的最初状态，与普遍语法是等同的 (Chomsky, 2000: 54)；获得和运用语言的能力是人类所特有的，有些深层的、限制性的原则深植于人的大脑之中，它们决定人类

语言的性质 (Chomsky, 1972: 102)；语言的获得与人的智力、语言环境无关 (Chomsky, 1972: 79)。

## 二 生成语法与一语习得

Chomsky 的普遍语法与语言习得研究结合的经典体现在一语习得研究中。儿童是如何获得语言知识的？Chomsky 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只需描述普遍语法及它的原则是怎样与儿童的语言经历相互作用而产生语言的 (Chomsky, 1986: 3)。语言的获得是一种潜意识的活动，即使没有特意地教儿童语言，儿童最终仍然能成功地掌握语言 (Chomsky, 1965: 200 – 201)。“天赋论”的主要立证基础是“刺激贫乏说” (Poverty of Stimulus)，即在语言输入不理想，缺乏反面证据 (Negative Evidence) 的情况下，儿童作为抽象规则的使用者，也能快、易、准地掌握母语。

与 Chomsky 的观点相同或相近的有 Crain、Steedman、Thornton、Wexler 等 (Crain & Steedman, 1985; Crain & Thornton, 1998; Crain & Wexler, 1999)。在 Chomsky & Pinker (1984, 1989) 的思想基础上，又出现了两个重要假设，“可学性假设” (the Learnability Hypothesis) 和“连续性假设” (the Continuity Hypothesis)。一些重要的儿童习得研究 (如 Musolino, 1998; Gualmini, 2003) 就是围绕这两个假设的论证而展开，力图证明 Chomksy 关于普遍语法的假设具有有效性。

普遍语法的理念还反映在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对一些经典课题的讨论上，这些课题和相关的研究如“刺激贫乏说”

的有效性 (White, 2003)、制约 (Otsu, 1981; Crain & Nakayama, 1987)、约束原则 (Wexler & Chien, 1985; Chien & Wexler, 1987, 1990; Grimshaw & Rosen, 1990)、空主语参数 (Wang, et al., 1992)。

### 三 生成语法与二语习得

Greenberg (1966)、Gass (1979)、Keenan & Comrie (1977) 等的研究唤起了二语习得研究人员对普遍语法与语言习得之间关系的兴趣。生成语法的理论精髓在二语习得研究中主要体现在抽象的句法习得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开始涌现大量结合 Chomsky 句法思想，特别是原则和参数理论，所做的二语习得研究，如 Cook (1985)、Flynn (1987)、Lceras (1989)、Mazurkewich (1984)、Van Buren & Smith (1985)、White (1990, 2003)。Chomsky 最新的理论构想，即最简方案 (1995)，也开始在二语习得的研究领域被运用，如 Herschensohn (2000)。

证实与证伪普遍语法的可及性是二语习得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现有研究的结果存在巨大分歧。Dulay & Burt (1974)、Ritchie (1978)、Krashen (1981)、Flynn (1987) 等的研究支持普遍语法在成人的二语习得过程中的作用；Clahsen & Muysken (1986)、Schachter (1988a, 1988b)、Bley-Vroman (1989)、Johnson & Newport (1989) 等的研究却反映出普遍语法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不大。

普遍语法框架促进了二语习得研究的重大发展，以原则与参数理论为视角的二语习得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

研究领域。这种生机勃勃的发展趋势在国内学界也开始慢慢呈现，出现了如戴曼纯（1998）、王文斌（2000, 2001a, 2001b）等的研究。不过，如 Cook (1993: 200) 所说，将普遍语法与二语习得研究相结合，将开拓一片广阔的天地，富有潜力，但可能也隐藏险境。

### 第三节 功能语法与语言习得

#### 一 功能语法的语言观与语言习得观

基于社会功能语言学观点，Halliday (1975) 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语言符号，是声音、形式、意义三者共同组成的一个多符号体系；语言习得是对语言功能的逐步获得。

#### 二 功能语法与一语习得

Halliday (1975) 指出，“天赋论”是从成人语言出发，强调某种先天的语言能力；儿童未必会建立语法的假设规则，并将这些规则与所听到的输入进行对应。在建立形式与功能间的对应时，Halliday (1975) 提出，儿童对成人语言系统所表达的功能的获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儿童语言与成人语言的关联，Halliday (1975) 认为，一方面，儿童在最初阶段使用的“语言”与成人的语言是存有差异的。儿童在与社会紧密接触中，经历了从自创语言到掌握并使用成人语言的过程。另一方面，在社会功能上，儿童的“语言”又与成

人语言存在连续性，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连续性。

从 Halliday 关于“语言是什么”、“如何获得语言”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可以清晰地看出，语言习得观是建立在语言观基础之上，语言研究与习得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 三 功能语法与二语习得

首先，功能语法对二语习得的研究主要体现为，描述二语学习者的语言使用能力，揭示他们如何实现形式与功能间的映射（如 Klein & Perdue, 1992）。

其次，理论与习得研究的结合也体现在系统观与功能观的理论精髓在教学方法中的渗透，实现 Halliday 等（1964）提出的具有特殊用途英语的教学，形成了交际教学法、情景教学法、体裁教学法等。这个方面是功能语法对语言习得与语言教学影响最深刻和最典型的体现。相关的国外研究如 Brumfit & Johnson (1979)、Couture (1985)、Carter & McCarthy (1988)、Melrose (1991)、Kramsch (1993)、Hammond 等 (1995)。国内的研究如林纪诚 (1988)，方琰 (1989)，王初明等 (1996)，项兰 (2002)，李美霞、廖运全 (2003)，张德禄 (2005)。

## 第四节 认知语法与语言习得

### 一 认知语法的语言观与语言习得观

认知语法提出，语言不是一个自主的认知系统；语法是概

念化的过程；语言知识产生于语言运用（Croft & Cruse, 2004: 1—3）。语言知识由语言表层形式的抽象而得，所有语法结构都是显性的，不存在深层结构（Langacker, 1987: 46—47）。语言知识随着语言使用者的经验和使用而不断增长。

## 二 认知语法与一语习得

Tomasello 是运用认知语法的视角研究语言习得的领军人。Tomasello (2003: 7) 认为，以 Chomsky 的普遍语法为基础来解释儿童语言习得过程是有问题的。他 (Tomasello, 2003: 97) 的观点是：语言知识不应该等同于一个形式语法的知识；即使儿童最后能进行抽象的语言归纳，但在语言发展的最初阶段他们是根本不，或仅是在有些情况下才进行抽象的归纳。认知语言学家尝试用“天赋论”的支撑论据来推倒它，例如，反对儿童语法与成人语法具有连续性的假设，指出儿童语法与成人语法的差异，儿童早期的语言发展不是基于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局部的个体实例 (item-based) (Braine, 1976; Bowerman, 1976; Tomasello, 1992; Tomasello, 2000a; Cameron-Faulkner, et al., 2003)；通过实证力图揭示儿童早期的语言创造力是有限的 (Olguin & Tomasello, 1993; Pizzuto & Caselli, 1992, 1994; Lieven, et al., 1997; Rubino & Pine, 1998; Tomasello & Brooks, 1998; Burns & Soja, 2000; Conwell & Demuth, 2007)，创造性是在语言发展的稍晚阶段才出现的 (Akhtar & Tomasello, 1997)。同时，他们努力证明，语言习得是基于语言运用的 (Tomasello, 2000a, 2000b, 2003)；人类共有的认知和社会认知过

程在语言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Meltzoff, 1995; Tomasello, 2000a, 2000b; Ramscar & Yarlett, 2007)，语言能力最终是一种文化能力 (Tomasello, 1999)；构式 (construction) 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Tomasello, 1992, 2000a, 2000b, 2003)。

### 三 认知语法与二语习得

在认知语法的框架下对二语习得的研究在国外也才开始起步，目前有影响的研究主要包括讨论一语与二语系统的联系 (Bybee, 2008; Hudson, 2008; O'Grady, 2008)、输入频率对习得的影响 (Bybee, 2008)、构式对二语习得的积极作用 (Goldberg & Casenhiser, 2008; MacWhinney, 2008)。习得研究的结果正尝试直接运用于教学中，Tyler (2008) 等开始讨论认知语法与语言教学的结合。

在国内的研究中，认知语言学本体理论与习得研究的融合首先体现为运用原型理论、图示理论、隐喻理论等来探讨二语的词汇习得，如梁晓波 (2000)、钟书能 (2004)。其次，构式语法本体理论的讨论 (如张伯江, 1999; 沈家煊, 2000; 陆俭明, 2004; 严辰松, 2006; 董燕萍、梁君英, 2002) 也逐渐延伸到二语习得与教学的实践中 (董燕萍、梁君英, 2004; 郑靓, 2005)。

## 第五节 语言理论与语言习得结合研究中的可为之处

针对三个主流理论框架中语言理论与语言习得相互结合的研究，我们认为还存在以下必须继续着力的“点”。

### (1) 三大理论成“藩镇割据”之势

三大理论的语言观与语言习得观的根本分歧使得彼此之间形成不可逾越的隔阂，习得研究提供的实证材料出现不一致，这使得理论讨论加剧。三大理论发展引发的很多争议未有定论，进一步研讨还大有可为。

### (2) 三大理论均受制于“先天不足”

例如，生成语法中，Chomsky 没有正面证明“天赋论”，只是从逻辑上推导；他用参数设置来解释语言的差异，但有的语言中存在与两个不同的参数值匹配的语言事实。功能语法中的功能判定存在一定主观性，特别是在对儿童话语进行功能判别时。认知语言学中一些假设，例如图示理论是否存在心理现实性，这方面的实证材料都很不充分。因此，无论是理论论证还是论据采集，都有大量工作要做。

### (3) 三大理论与语言习得研究结合的状况“参差不齐”

目前的研究趋势清晰反映出，习得研究是理论提升最重要的驱动力。但是，三大理论与习得研究的结合状况不均衡。在生成语法下所进行的研究比较成熟，而且自成体系。认知语法历史较短，进入二语习得领域也是近年的发展。功能语法在语言教学方面贡献显著，但是在将习得研究有机地

与理论系统中的语言观与语言习得观紧密结合方面仍有可为。因此，在语言理论与语言习得互动方面，没有哪个理论达到成熟状态，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 (4) 语言习得研究中语言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互动问题

语言习得研究是跨学科的课题，不能单纯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来思考，必须借鉴认知科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成果。然而，跨学科的语言理论与习得理论相融合的研究模式并未建立。

#### (5) 我国的语言理论与习得研究长期“各司其职”

这种不足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理论研究忽视对习得的关注，从而丧失了理论提升的基础。以近几年在国内发展较好的认知语言学为例，束定芳（2009）统计了1988~2008年间我国引进与出版的关于认知语言学的专著，其中没有一本是关于认知语言学对语言习得研究的。另一方面，我国一语与二语的习得研究长期以来都呈现出脱离语言理论的特征。一语习得研究多偏重对材料的收集与总结，二语习得研究如戴曼纯（2006）所说，“研究界近二十年的成果类型显示，大部分研究从教育学、心理语言学、语言教学角度探讨比较实际的问题，而采用语言学视角的研究成果较少。”此外，研究视角缺乏多样性，例如在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中，基于具有实用性的功能语法的研究较多，而借助生成语法与认知语法对语言哲学和认知科学等交界处进行研究的却极少。

我们将多年对语言理论与语言习得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和论述采撷成集。以语言理论为“起始点”，对语言

观、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具体涉及叶斯柏森的语言思想、空谓语的句法诠释、情态的语用研究、负极项的多层面研究、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生物语言学的新动态等。本论文集的讨论再由理论研究延伸到习得研究，从普遍语法对二语习得的影响、语言输入的作用、儿童早期语言习得、习得研究对语言教学的启示等多个角度，探索语言科学性、求证语言理论假设的心理现实性、探讨不同语言使用者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共性与个性等重要问题。习得研究的成果是语言本体理论假设的“试金石”，以语言学为视角的语言习得研究必将推动语言理论的深化。

论集中的部分内容曾以论文的形式在学术期刊中发表过。在此集时，我们都对内容进行了一定篇幅的修改。论集撰写的具体分工如下：

前言（范莉）；

第一章 语言观的建立——评叶斯柏森的语言观（施兵）；

第二章 句法规则的思考——SC 理论中的空谓语“Φ”问题（史宝辉）；

第三章 情态的语用分析——言语行为理论与英语情态动词（施兵）；

第四章 语言多层面的课题——负极项的允准语境（范莉）；

第五章 语言功能的研究——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刘玮）；

第六章 语言研究的突破——S. Pinker 的生物语言学思

想评析（李芝）；

第七章 习得研究的语言理论角度——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研究（李芝）；

第八章 语言输入的作用——认知派和社会文化派关于语言输入的争论（李芝）；

第九章 一语研究的发现与启示——普通话情态的早期儿童习得（范莉）；

第十章 习得研究与语言教学的接轨——语用习得研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李芝）。